四庫全書

史部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下卷六　　宋杜大珪編

參政李公若谷　　曾鞏

李若谷字子淵徐州人少孤遊洛下因葬其考妣於緱氏而占籍焉咸平元年登進士第多歷外官累擢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龍圖閣直學士寶元元年參知政事康定元年以耳疾辭位罷為資政殿學士明年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八十以子淑在近侍優贈太子太傅

天聖初若谷奉使契丹時章獻太后同聽政奉使者辭於庭下例升殿受旨若谷辭已即趨出太后怒遂不遣荆南駐泊都監王蒙正恃太后姻家多不法若谷知府屢繩之監司佐蒙正奏徙若谷潭州州有盜阻洞庭之險劫舟殺人投屍湖中前此捕獲多減死配隸它郡久復逸歸為患滋甚若谷至潛使人擒屬吏條前後罪狀磔于市湖中之盜遂息知延州夏人遣使來前守多延之堂上若谷獨廡下飲食之安豐芍陂孫叔敖所創為

南北渠溉田萬頃餘陂因旱歲民多侵耕其間雨集㳈
盈則盜決之陂涸失灌溉之利者甚衆若谷知壽州陂
決獨調瀕陂之民使之完築自是無盜決者并州自昔
未有學舍若谷知州始建學於文宣王廟州多降胡間
常為盜若谷命集累犯者以三人為保有犯則并坐悛
者則久而釋之在政府嘗言近歲風俗澆薄黨朋黨之
說以汙善良君子小人各有氣類今一槩以朋黨名之
忠臣恐懼臣亦無以立朝矣上善其言為下詔儆諭焉

又言轉運使提點刑獄失按所部官受贓類降差遣且監司所部甚廣廵按不過留三二日蓋未能遍察也茍州郡密發一贓吏先聞朝廷則監使不可勝黜自是詔轉運使提點刑獄再不覺察部内官受贓則降黜之若谷質厚長於治民所至郡邑去多見思一子淑字獻臣若谷通判亳州真宗朝謁太清宫淑年方十三獻文行在上命賦朝謁太清宫詩稱旨賜童子出身授職校書郎天禧三年宰相寇準薦之除館閣校勘準注釋御集

表為檢閱官天聖五年召試賜進士及第箋注御制三
寶贊章獻皇太后發願文擢史館修撰上時政十議曰
國體曰災旱曰言事曰大臣曰擇官曰貢舉曰科選曰
閱武曰時令曰入閣其議國體曰令災沴既頻賦入有
限用度不足恩賞或濫吏員滋多甄別殊少近臣暫出
外任若欲自留有固辭而罷者進不滿望或不即拜有
中路而易者願陛下號令一出要在必當官職一授勿
復再改至于國用未足濫官未澄冗兵疲馬横賞之類

願命近臣知治體者準三朝出入之數而樽節之議災旱曰頻歲以來亢陽為孽民多艱阨歲不順成洪範曰僭恒暘若謂爵賞僭差號令迭改今聞遣使溥推存救之澤農服田畝無國家贍養之理臣願陛下修人事以應天變不然徒匱國力未足以弭民災也議言事曰先朝有劉驥者輕為奏疏先帝語左右曰此人言多押闔期在必行而近偽亂真詞旨易辨驥嘗枉法受賂古人察言觀行正為此言也願陛下於進對之際防邪僻之人

議大臣曰令歲兩府遷易頗頻其於政體似傷簡靜太祖初定天下用周朝三相六年始以趙普代之凡十年始代以薛居正沈淪太宗嗣位唯盧多遜以罪去而復用趙普是後十八年中雖三四易相然所用者李昉宋琪呂蒙正張齊賢呂端而已當是時進者盡忠退則修省蓋進退皆出睿斷也真宗景德已前三命相惟張齊賢李沆向敏中呂蒙正畢士安冦準六人其後任王旦十二年向敏中再相亦十年此二人在位之日非其疑似

之嫌誠信任無間而不重以權故也蓋權太重則難以久居言易入則得以譖愬真宗嘗謂宰臣曰令四方無虞與卿等慎守祖宗經制最為急務此委相之大體也

議擇官曰太平興國初文武朝官班簿纔二百人咸平初已四百人天聖元年遂踰千人去歲覃恩以臣料之又軼天聖之數矣先朝嘗諭審官流內銓主判若灼有能績為衆所稱者衮以名聞當特旨升擢陛下引對之際一如先朝故事行之其老疾懦庸間以退黜庶有所

懲勸矣議貢舉曰皇朝開寶以前歲取進士不過三十人經學不過五十人自克復偽國吏員益衆始有廷試廣收人之制願陛下納令歲吏部闕官之數為來年入等之準議科選曰吏部故事選人吏限未至能試判三節謂之拔萃止用疑案古義觀其能否詞美者優以授職此有司銓名之式令常調選人判超循資是其比也陛下親御軒陛審覈課試非其稱已願罷此科又禮部茂材異等求出類之俊頗聞鄉薦不獲始來應書望更

為嚴制以華僥昌議閱武曰開寶通禮有四時講武儀國初疆候未平多親閱試按礮角射太平興國間築臺楊村備大閱之禮咸平中闢場東武原發卒會射其後再幸飛山教場躬親訓練令兵甲不試三十年矣士不聞鉦鼓之聲人不識行伍之列願陛下按通禮厲兵講事而躬閱之議時令曰開元定禮有明堂及太極殿五時讀令之儀冠服佩玉悉從方色月令不順則五沴應之近歲氣序繆戾水旱不節天意以異固當變而修正願

陛下中命有司以氣至之日集百官讀時令於天安殿
至尊升坐近臣伏聽上下交儆以凝庶績議入閤曰唐
寶歷之後常以月朔御紫宸行入閤之禮後雖五代猶
或講求施及聖朝太祖五行其禮多御崇元殿備殿中
金吾諸仗設待制復轉對官崇元即今天安殿也乾德
之後改御大明殿即今集英殿也太宗三行其禮別定
新制就文德殿廷增設黃麾仗真宗亦三行之其禮之
廢向踰二紀頃因盛時遵復其制景祐初知制誥自是

五除翰林學士兩以人言不拜而三授端明殿學士侍讀龍圖學士亦皆再兼初知鄭州作周陵詩三章刻石國子博士陳求古以舊怨訟訕朝廷乃徙應天府其後包拯吳奎言其嘗請侍養父而不養母中丞張昇繼論奏之知河中府感風眩而卒年五十八贈尚書右丞淑聰悟博學詳練典故預修國朝會要三朝訓鑒圖閤門儀制康定行軍賞罰格又獻係訓二篇所著有書殿集二十卷頴皐集五卷內制集三卷祭範一卷平𮉐集邯

鄖集各十卷别集并筆語各十五卷子壽明復圭德芻

學士錢公若水　　　　　　曾鞏

錢若水字淡成又字長卿河南人十歲能屬文華山陳摶一見以為有仙風道骨雍熙中登進士第至道初同知樞密院真宗即位屢求解機務不允以親年高為請益堅乃罷為集賢院學士改鄧州觀察使判并州以疾召還卒年四十四贈户部尚書若水風流儒雅有文學善議論事母以孝聞所至有譽望接物必以誠評人貴

賤壽夭多驗自知不壽故懇辭勢位賢士大夫皆宗慕之有文集二十卷自翰林草詔賜趙保忠云不斬繼遷開狡兔之三穴潛疑光嗣持首鼠之兩端太宗深嘉之知天雄軍詔遣決議城綏州率衆過河分布隊伍動有師律宿將見者莫不歎服還言城之無益詔已之修太宗實録初至道三年春太宗晏駕有馴犬號呼不食詔遣送陵寢糸知政事李至欲若水書其事遺之詩曰白麟朱鴈且勿書勸君書此懲浮俗若水不從至因若水

奏成書不列監修官呂端名以為若水掠美若水援唐
故事有實録不書監修官名衆不能折嘗從幸大名訪
御史中丞令訪近臣邊事若水言臣聞用兵以伐謀為
上御將以用法當先比者傅潛為帥擁數十萬開關縱
寇坐看强寇殘虐生民不正典刑曷懲其後楊延朗楊
嗣勇於赴敵奮不顧身授任尚輕見功未大臣願陛下
誅傅潛以徇衆擢嗣朗以勸能使諸將承風各思用命
聲馳塞外威慴羣胡昔偽晉劉崇結契丹入寇懦將樊

愛能何徽臨敵不戰周世宗陳晏而戮之因使偏將十數分擊太原崇不敢支戎亦遁去其後收淮甸下秦鳳平關南如席卷之易此用兵伐謀之効也欲消外侮必本安邊用得其人莫如太祖畀董遵誨以通遠軍郭進之在關南何繼筠之處鎮定隰州則李謙浦易州則賀惟忠王彥昇之治原姚內斌之守慶名不過沿邊巡檢責其効皆十餘年閫畧其細故則無畏避之心就録其功賞則絶幸遷之意官卑故易以使久任故知敵情間

授虜謀戒其生事是以西寇北敵十七年間遣使稱藩不為外患已試之效今皆可行久之北敵未賔復内出手詔詢若水備禦翦滅之術若水言臣讀前史論匈奴者多矣若漢婁敬樊噲季布賈誼晁錯主父偃徐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董仲舒之所陳特和親征伐之二議唐李靖魏徵温彦博郭正一狄仁傑之所及亦不過戰守之兩端晉桑維翰不背約之言出于微弱故相趙普請回軍之奏姑冀息民悉非遠謀臣所不取嚴尤謂自

古禦戎無上策臣竊笑之守在四夷制勝以靜非上策

而何臣聞唐魏博一鎮爾戎兵固不衆於今日而胡騎

未嘗南牧者以幽薊為北門扼其險阻故也石晉割地

之後由定武達滄海千里受敵雖設二關鎮之以重兵

莫可以禦故晉未渡長河漢初復擾邉徼以周世宗之

英武曽未能絶其冦中山窺上黨令御札詢備禦翦滅

之術臣以為未得幽州未可翦滅也後唐莊宗在河北

命周德威取幽州然後南向而爭天下盖先為萬全之

計使不能勝此善用兵者也夫戰守不同心將不能料敵重兵在外輕兵在内則令之所患也臣願陛下選智謀可以任邉郡者聽召壯士以為部曲而官為廪給之又募民為招收軍厚其糧賜捐其租賦彼供輸兩地各有親屬則敵之動息得以知之如是同心將能料敵而在外者皆輕兵矣然無以統衆則不能用衆無以制勝則不能勝敵故必擇大臣領近鎮提重兵以專閫外之事有警則督戰已事則班師既無舉兵之名又得馭兵

之要三軍同力上下一心備禦之方舉視此矣若廼患民力之困則廣邉地之營田戍卒之驕則嚴將帥之法令古語有之曰法不可疑令不可違又曰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昔太祖用郭進守西山遣戍卒必戒之曰汝謹奉法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其假借如此故郭進所止兵未嘗小衂臣願陛下推太祖所以待進之心而待諸將則法令不患不嚴勸懲不患不至上善其議

包孝肅公拯

曾鞏

包拯字希仁廬州人天祐五年登進士第累擢天章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嘉祐六年遷給事中正三司使數日拜樞密使遷侍郎辭不受七年薨于位年六十四贈禮部尚書謚孝肅子誕初拯以大理評事知建昌縣辭以親年高改和州管庫而親不欲去鄉里遂解官就養及親亡廬墓側終喪不忍仕久之知揚州天長縣有訴盜割牛舌者拯曰第殺而鬻之俄有告私屠

牛拯曰已割其舌矣非私殺也盜色變遂引伏嘗使北彼之典客曰雄州開便門欲誘納叛人刺候疆事耶拯曰誠欲刺之自有正門何必便門也此豈嘗問涿州門耶彼有沮色為御史言諸道轉運加按察使之名以苛察相尚奏劾官吏吏倍於前日捃摭細故使吏不自安詔為罷之除陝西轉運使既行數日有它路監司對而求章服者上不悅因傳宣中書曰包拯使陝西未嘗自言也可賚三品服賜之及知諫院數論斥大臣請罷一

切內降又録唐魏鄭公三疏請置座右及別條七事言
明慎聽納辨別朋黨愛惜人才不主先入之說蕩去疑
法條責臣下羣録懲過其論甚美在陜西奏罷斜谷務
造船材木十萬及罷七州河椿竹索數十萬奏使河北
言牧馬占邢洺趙三州沃壤萬五千頃悉請以予民從
之知瀛州除放一路所負回易公使錢十餘萬仍奏諸
州無得回易公使錢遂為著令開封舊制訟牒令知牌
司收之於門外拯知府開門使徑至庭下辨曲直京師

大水拯以勢家多置園第患民河上歲久湮塞遂盡毀去官者偽增地契步數悉奏劾之權貴為之斂迹權中執法請立皇嗣陳教養宗室之法責諸路監司聽御史府自舉屬官御史不避二府薦舉兩制得至執政私第減一歲休假日皆施行及攻罷張方平三司使而除宋祁拯又屢擊祁在蜀宴飲過度遂除拯三司使翰林學士歐陽修疏拯所奪蹊田之牛罰已重矣又貪其富不亦甚乎拯居家避命者久之在三司和市上供物以革

科率之擾其為人不苟合未嘗偽辭色以悅人平居無
私書故人親黨亦皆絶之人多憚其方嚴雖里巷婦人
稱子莫不知其名仕至通顯奉已儉約如布衣時少為
劉筠所知筠無子為奏其族子為後而請還其所沒田
廬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下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下卷十七至十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録監生臣華光楣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下卷七

宋杜大珪編

陶翰林穀

曾鞏

陶穀字秀實邠州人北齊尚書令唐邕唐内史侍郎唐儉皆其遠祖姓因避晉祖諱而為陶遂不復其舊父渙唐末仕至刺史為邠州帥楊崇本所害穀隨毋育崇本家幼有俊才漢相李崧奇之自單州判官擢為集校理未幾遂知制誥在周為翰林學士承旨宋興歷禮刑户

部三尚書卒年六十八贈右僕射宋之南郊法物制度皆其所定博記美詞翰滑稽好大言佛老之書隂陽之學亦能詳究傾險巧詆為時論所薄其進縁李崧崧之及禍穀自謂有力焉周世宗召魚崇諒為學士未至穀譛以為顧望劉崇而遂代其任世宗語趙上交多謁告穀乃及其受門生名園事而上交被黜若是者蓋不可徧録

戚學士綸

曾鞏

戚綸字仲言應天府楚丘人篤於古學喜談名教太平興國八年登進士第父同文字文約幼孤事祖母以孝聞從邑人楊慤受經慤隱居不仕而以女弟妻同文遇疾因託以家事同文為葬其三世之未葬者遭世喪亂亦不復仕聚徒講學相繼登科者五十六人踐臺閣者亦至十數尚信義喜賙人急所與交皆當世之名士楊徽之因使至郡多所酬唱及卒徽之及其門人追號堅素先生長子曰維仕至戶部郎中綸其次子也大中祥

符二年應天府言民有曹誠者即同文舊居廣舍百五十楹聚書千餘卷以延學者真宗嘉之賜名曰應天府書院命綸之子奉禮郎舜賓主之補誠為府助教綸與兄維友愛甚至真宗初置龍圖閣待制首以任綸久之進樞密直學士大中祥符初祥文薦降歌頌曰興綸恐流俗託朝廷嘉瑞事詐為靈木石之異幻惑愚衆如少君欒大者上疏亟論上嘉納之出知杭州發運使胡則李溥惡其修潔相與捃摭徙揚徐青鄆州復為勸農使為

王遵誨李仲容所誣奏謂嘗訕朝廷降太常少卿分司

辛年六十八

徐常侍鉉　　曾鞏

徐鉉字鼎臣廣陵人十歲能屬文與韓熙載齊名江東謂之韓徐仕李煜至吏部尚書歸朝屢遷至散騎常侍坐累貶邠州行軍司馬卒年七十六鉉恬淡無矯偽不喜釋氏而好神怪有以此獻者多遂其所請布衣蒯亮事夸誕年逾九十鉉延置門下稽神錄之事多亮之言也初自江南入使

會報城陷太祖厲聲責之鉉對曰臣為江南大臣而其國滅亡此死有餘罪不必他問太祖歎曰忠臣也命坐賜予甚厚鉉至京師見披毛褐者輒哂之邠州苦寒終不御毛褐冷氣致腹疾而卒李睦常使江南見鉉及其弟鍇文章曰二陸不能及也鍇死於江南鉉好李斯小篆尤得其妙隸書亦工尺牘為士大夫所得皆珍藏之有文集二十卷又有質論稽神録行於世嘗受詔與句中正重定說文

楊文莊公徽之

曾鞏

楊徽之字仲猷建州浦城人世尚武力父澄始業儒徽之少好學同邑有江文蔚善賦江為善詩皆延置客館未幾遂與齊名聞廬山學舍盛即往肄業周顯德中登進士甲科建隆初監方城商稅因故人出使訪問謡俗徽之為言海內寧一宜崇儒術以厚風教太祖疑以訕黜為天興令蜀平徙峨眉令太宗嗣位召還累擢至諫議大夫為張洎劉昌言所誣貶鎮安軍司馬真宗尹京驛召復舊官為開封府推官即位除工部侍郎兼秘書

監遷樞密直學士翰林侍讀學士卒年八十無子一女適宋氏時外孫綬纔十年特授太常寺太祝姪孫偃集皆同學究出身微之清素重名教尚風誼常言溫仲舒寇準以博取貴位使後進趨競禮俗寖薄矣與石熙載李穆賈黃中為文義之友多識典故唐之士族人物悉能詳記尤工吟咏有集二十卷景祐二年詔以微之先帝宮僚特贈太子太師謚文莊

王翰林禹偁

曾鞏

王禹偁字元之濟州鉅野人家世微賤九歲能為歌詩州從事畢士安見而異之勉其勤業及長善屬文太平興國八年登進士第太宗聞其名召試相府擢詞館端拱蔵上初喜納趙普尤器重之端拱二年庭試貢士詔使作歌援筆立就太宗謂侍臣曰此歌不踰月徧天下矣以左司諫知制誥駕幸瓊林苑召至御榻前顧問語宰相曰禹偁文章獨步當世其將大遇如此因抗䟽為徐鉉雪誣貶商州團練副使久之復知制誥召入翰林

為學士孝章皇后崩梓宮遷主第禹偁語賔客后嘗母儀天下當用舊典坐訕謗罷職知滁州真宗即位遷刑部郎中召知制誥咸平初求補外守本官知黃州卒年四十八初境內有二虎鬭其一死而食其半又群鷄夜鳴經月不止禹偁以其事聞上遣中貴人乘馹問勞且為禳醮詢日官云守土當其咎亟命遷蘄州力疾上道卒上嘗聞訃嗟悼賜一子出身禹偁辭章敏贍喜談世事臧否人物以正道自持故屢被擯斥所與游必儒雅

稱獎後進如孫何丁謂遂名重一時有小畜集三十卷奏議十卷後集詩三卷

孫學士何　　曾鞏

孫何字漢公蔡州人幼嗜學為文必本經與丁謂同為王禹偁所題獎時謂之孫丁淳化三年舉進士殿試及省闈俱為第一累擢起居舍人知制誥卒年四十四性辨急嘗任京西兩浙轉運使頗事苛察殆獨喜稱譽後進有文集四十卷子言弟僅僅字鄰幾咸平初登進士

第皆冠天下士學者榮之僅復舉賢良方正科入等累
擢知制誥集賢院學士給事中卒年四十九僅端懿无
競篤於儒學士大夫高其履尚有文集五十卷子和路
振字時發唐相巖四世孫巖貶死嶺外其子孫避地湖
湘遂為永州人振幼穎悟七歲聽誦陰符經裁百言而
止父使終業振曰百言演道足矣父異其對淳化中舉
進士殿試巵言日出賦獨振知所出而文亦典贍遂登
甲科累擢知制誥詞命温雅深愜物論卒年五十八振

淳厚無臧否恂恂如也作詩有唐人風有文集二十卷
子綸

宋文安公白　　曾鞏

宋白字素臣開封人十二善屬文建隆二年登進士第
又舉拔萃科中高等釋褐授著作佐郎賜襲衣犀帶求
外補嘉州玉津令久之從太宗征太原劉繼元降白獻
平晋頌太宗奬諭還京遂除中書舍人賜金紫入翰林
為學士至道初加承旨真宗即位擬陸贄牓于集以獻

上察其意希大用遂命尹京無政事才不任劇乃自求罷以疾請老授兵部尚書致仕進吏部卒年七十七贈右僕射謚文安白之文頗事浮麗而理致或不工善諧謔不拘小節典貢舉得王禹偁田錫胡旦時謂之得人至它所取有納賂者伶人舉為戲言又高年不能決退多致譏誚殆能贍濟親族而恤其孤幼是亦其所長也

楊文公億　　曾鞏

楊億字大年建州浦城人祖文逸嘗夢一羽衣自稱懷

玉山人覺而億生有毛被體其長盈尺踰月始墮能言
母口授以小經隨即記誦六歲學吟詩七歲善屬文太
宗聞而詔江南轉運使李去華以所試文同送赴闕繼
三日賜對而試詩賦五篇援筆立成時纔十一歲上大
嗟賞命內侍送至中書令賦詩一章宰臣等刋章稱賀
詔授秘書省正字有進修不已砥礪彌堅越景絕塵一
具千里之句既謝即求歸鄉里丧父服除從祖徽之知
許州往依焉徽之間與語歎其學問該博曰興吾門在

汝矣淳化中詣闕獻文命讀書秘閣召試賜進士出身久之除直集賢院徽之在襄邸幕下書疏一以委億及真宗即位累擢知制誥景德三年入翰林為學士母有疾謁告不俟報而行因以疾求觧官授太常少卿分司疾愈知汝州會加玉皇聖號表請陪祠召為寶冊条詳儀制副使久之遷工部侍郎知貢舉坐譴降秘書監母喪詔起復工部侍郎翰林學士卒年四十七子紘給俸終喪景祐元年樞密使王曙叔上億天禧四年代冠

準草奏請皇太子親政斥丁謂等姦邪事準既逐億亦憂畏而卒仁宗嘉嘆下詔褒顯之特贈禮部尚書賜謚曰文有司舉故事非嘗任工府及事東宮賜四品無贈官上曰億為國唱忠有君子之大節可拘以常典乎億初為光祿寺丞太宗賞花後苑召命賦詩座側對輔臣誦其警策句明年苑中曲燕億復獻詩上詰有司不時召對曰非貼職制不與立命兼直院表求歸里中迎母特賜錢十五萬太宗知其貧故屢有霑賚時之公卿戕

翰皆出其手在西掖有詔以吏部主事為大理評事億封還詞頭後同王欽若修冊府元龜詔書局衆論取決於億脩太平實録八十卷億獨成五十六卷於歷代典章制度尤為該洽故朝廷議論必取正焉經傳子史百家之學罔不通貫為文敏贍起草細字一幅數千言不加點竄對客談笑揮毫無滯論治道談世務必稽古驗今究切利病厚風義重名教誘進後學樂道人善賢士大夫翕然宗之然評品人物黑白太分姦邪之所疾惡

讒毀因以聞母病不俟報而皆行以為慢朝廷又以詆時政之語達於上上愛之有素而又且力為開釋故僅免焉在翰林嘗以疾告上遣使挾太醫診視表謝上批紙尾賜詩有副予前席侍名賢之句其顧遇如此晚年留意釋典臨終有空頌一章其文有括倉夷武潁陰寒城退居汝陽蓬山冠鼇內外制刀筆集共一百九十四卷又別出西崑酬唱號郡文齋潁陰聯唱南陽釋苑等集又手録時人所作為儒苑時文録數十篇真宗嘗謂

王旦億詞學無比後學多所法則如劉筠宋綬晏殊而下比比相繼文章有貞元元和風格自億始也旦曰後進皆師慕億惟李宗諤久與之遊終不能得其鱗甲蓋李昉詞體弱不宗尚經典故也

柳開

曾鞏

柳開字仲塗大名人父承翰仕至監察御史開幼警悟豪勇父顯德末為南樂令有盜入其家衆不敢動開十三歲亟取劒逐之盜踰垣開揮刃斷其足二指及就學

講説能究經旨開寶六年登進士第官至如京使知沂
徙滄州未至卒年五十四子涉遷居荆南仕為隍城使
五代學者少尚義理有趙生者得韓愈文數十篇未達
乃攜以示開開一見遂知為文之趣自是屬辭必法韓
柳初名肩愈蓋慕之也著書號東郊野夫又號補亡先
生作二傳以見意時范景好古學開與齊名謂之柳范
開並絶語門人張景曰吾十年著一書可行于世景為
名之曰默書辭義稍隐讀難遽曉開尚氣自任不顧小

節所與交者必時之豪後太宗征河東開從駕督糧適
常潤有小寇遂選開知常州開至治所招誘群盜以俸
金給賞之又解衣與賊酋置之左右或謂不可開曰彼
失所則盜不爾則吾民也始懼死故假息鋒刃之下今
推以赤心夫豈不捷未半歲境内輯寧雍熙初坐與監
軍忿争貶上蔡令會王師北伐開部糧至涿州遇米信
與契丹戰久不解遣使求和開謂信曰兵法約而請和
謀也亟攻必勝信不能決後三日復引兵挑戰諜知求

降乃以矢盡及幽州救至故復戰爾開因上書願効死邊鄙太宗憐之除殿中侍御史命使河北又上書願賜步騎數千以滅敵上方擇文臣有武畧者即受開崇儀使知寧遠軍契丹貴將白萬德本真定人緣邊七百餘帳開因其親族往來令説萬德許以藩鎮俾挈幽州之衆内屬萬德喜請為期約使未還詔徙知全州州之西有蠻溪洞粟氏久為邊患朝廷設峽口香烟等七寨不能禦開至選勇辯吏往説之不踰月攜老幼至州開賦

其居業作時鑑一篇刻石戒之遣其酋赴闕授州上佐邊患遂息詔賜開繒錢三十萬會有黠卒訟非辜州下吏削二官頃之上書自陳復還舊秩知環州為理互市之不直者戎落悅附徙知邠州真宗即位遷如京使上書言時政上嘉納之又徙代州葺城壘戰具諸將沮議因謂其從子浩曰吾觀胡星有光雲多從北來寇殆將至諸將見嫉一旦寇至必危我矣即丐小郡得沂州是秋敵犯塞

蘇學士易簡　子耆孫舜欽

曾鞏

蘇易簡字太簡梓州人父協仕至光禄寺丞易簡弱冠舉進士甲科累擢知制誥翰林學士加承旨淳化四年叅知政事與張洎不協為洎所攻至道元年張洎進而易簡罷未幾卒年三十九贈禮部尚書易簡警悟初屬文未工及掌誥命能自刻勵在翰林多振舉故事太宗為飛白書院額曰玉堂及以詩賜以御書宋玉大言賦易簡因擬賦以獻曰皇帝以白龍牋書大言賦賜玉堂

詞臣易簡御筆煌煌雄辭洋洋瓌瑋博達不可備詳詔易簡陛殿躬指其理且歎宋玉之奇怪也因伏而奏曰恨宋玉不得與陛下同時帝曰噫何代無人焉卿為朕繼之易簡拜手稽首曰聖人興兮告成功登崑崙兮展升中地為席兮享祖宗天作藉兮調笙鏞日烏月兎耀文明也參旗井鉞嚴武衛也執北斗兮奠玄酒也削西華兮為石䃔也飛雲涌震騰熢燧也刳鵬腊鯨代牲魚也迅雷三發山神呼也流電三激爟火舉也禮再獻兮

淳風還君百拜兮三神歡四時一周兮萬八千年泰山融兮滄海乾圓蓋穴兮方輿穿君王壽兮無窮焉時殿上皆呼萬歲太宗覽而嘉之賜手詔褒寵易簡嗜酒上嘗以詩戒之入直雖不敢飲在私第未嘗不醉子耆仕至直集賢院耆子舜欽

劉羲叟　　曾鞏

劉羲叟字仲更澤州人舉進士不中第歐陽修使河東薦其學術擢試大理評事留為唐書律歷天文五行志

編修官書成授崇文院檢討未謝卒羲叟通經史百家之學國朝典故財賦刑名兵械鍾律皆所究知星歷數術尤得其要嘗以春秋洪範災異休咎十數篇斥古人所强合者其占日月星辰無或不驗皇祐五年日蝕心叟曰此所謂害金再與周景王同占也上將感心腹之是時朝廷制樂聲鍾太鬱而不發又陜西錢法大弊羲疾乎其後月入太微曰宫中當有喪而張貴妃薨至和初四月日蝕客星出乎昴曰契丹主且死矣其言無差

所著有十三代史志劉氏輯歷春秋災異南北史韶員

目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下卷七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下卷八　宋杜大珪編

呂文靖公夷簡懷忠之碑闕　曾鞏

呂夷簡字坦夫壽州人曾祖夢奇後唐為工部侍郎咸平三年夷簡登進士第累擢知制誥龍圖閣直學士仁宗即位除參知政事天聖六年拜相明道二年罷是年復相景祐二年封申國公四年罷以使相判許州徙天雄軍未幾復相慶歷元年進封許國公判樞密院以判

院太重改樞密使二年以病特進司空平章軍國重事上憂之剪鬚賜以療其疾夷簡薦富弼等數人可大用因再辭位進司徒固請老以太尉致仕卒年六十六贈太師中書令謚文靖賜御篆碑額曰懷忠之碑子公綽公弼公著公孺始王旦嘗謂王曽曰夷簡器識遠大君其善交之後果與曽並相夷簡通判貝州按河北水災請除田器之算重本因詔天下農器皆除筭寇準知永興軍擿巨姦徙湖南過闕有上變事者夷簡曰

此必有使之者宜勿問益從之遠方上從之權知開封

與魯宗道同按雷允恭徙皇堂事真宗即祔廟太后欲

神主復日悉陳其平生服玩夷簡曰太后奉遺詔以保嗣

君非遠姦進忠愛民欽天未足為報也故事輔臣因郊

恩遷官夷簡與同僚豫辭之遂著為式章懿太后上仙

夷簡因奏事簾前曰聞夜中有宮嬪亡者太后即起有

頃獨出謂夷簡曰卿欲離吾母子耶夷簡曰大后它日

不欲保全劉氏乎太后悟遽發喪成服備禮葬之大內

災宮門晨未闢輔臣請對上御拱辰門樓百官拜樓下夷簡獨不拜上遣問其故曰宮庭有變願一見上上為舉簾見之章獻太后崩夷簡手䟽請正朝綱塞邪徑禁貨賂辨佞士絕女謁遠近悉罷力役節冗費既又立州郡學校授宗室環衛官建睦親宅增教授官置太宗正以揔之郭后廢上欲立民間女陳氏為后夷簡力止之慶歴初契丹兵壓境夷簡請建都大名示親征之意或欲修京城夷簡曰此囊瓦城郢計也於是建北京天聖

初太后臨朝內外無間言夷簡之力為多議者以其再相增契丹歲賜授宗室環衛官非計之得也

竇參政偁

曾鞏

竇偁字日彰其先漁陽人父禹鈞在周為諫議大夫避亂徙居河南禹鈞五子儀儼偘偁僖皆有文學中進士第馮道嘗贈詩曰燕山竇十郎教子以義方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世多誦之儀字可象晉天福中登進士第在周為翰林及端明殿學士建隆初授禮部尚書翰林學士時御史臺諫欲

以左右僕射為表首太常禮院言東宮三師合為表首儀援典故以僕射合為表首者六而三師無所據朝廷以儀之議為定五代喪亂之間儀儼乃以文章學問自見於一時所謂豪傑之士也儼字望之建隆初終於禮部侍郎翰林學士儼博物洽聞通音律歷數宋興禮樂多所裁定周世宗覩大水泗州記以問儼儼以為天地有五德曰潤曰暵曰生曰成曰動五德陰陽之使陰陽水火之本陰陽有常數水火有常令奇耦相半盈虛有準謂之通正羨備過亢極無不至謂之

咎證陰之始主于淵獻水之行祀于九六凡千七百二十有八歲為浩浩之會雖堯舜在上不能免者數也若夫辟狂臣專乂昏不明若雨數至不潤下乃政之所致非數也唐正元壬申之水是已德宗闇蔽篤于自任陸贄盡忠而斥遠裴延齡專利而信用常雨之應夫豈虛生倆周廣順初登進士第其后同與賈琰在開封府晋王幕下一日晋王燕射倆琰同預而琰賛美稱過倆叱之曰賈氏子導諛豈不自愧坐客皆失色王亦不樂因

罷燕尋白太祖出之太平興國四年駕幸魏郡召偁至行在上方議北征偁抗䟽極諫而止遂除樞密直學士參知政事入謝上曰汝何由至此偁曰陛下不忘藩邸之舊耳上曰乃賞汝面折賈琰也未幾薨于位時明日燕群臣以偁喪故罷

魯肅簡公宗道

曾鞏

魯宗道字少之亳州人少孤苦學嘗袖所為文謁戚綸綸器賞之咸平二年登進士第徧歷州縣天禧元年詔

兩省置諫官六員不兼它職考所言以為殿最宗道與劉曄同選擢為正言仁宗升儲除户部員外郎兼右諭德踰年改正左諭德及即位遷户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讀詔與呂夷簡按視雷允恭擅遷山陵黄堂事還是年叅知政事天聖七年薨于位年六十四贈兵部尚書諡肅簡時太常禮院言禮無廢朝特輟視朝一日宗道質直遇事敢言不為勢所屈為諭德時真宗一日遣中人召之至其家俟之久方從酒家還使者曰即

上訝遲將何以對宗道曰第直言之及宗道見帝詢其所之對曰有鄉人來貧乏杯盤至酒家飲之也帝善其無隱而知其可大用初為秀州海鹽縣令疏治東南舊港口道海水至邑下人以為利號魯公浦在諫垣時諫章由閤門始得進而罕嘗賜對宗道請得面論事而上奏通進司自是為故事因言守宰與民至近而未見有區別能否豈朝廷所以為民之意令除一知州補一縣令雖甚庸暗有司無敢擯斥舉天下親民之官黷貨害

政十常二三介然自守孳孳政事殆未易得尚何裕民美化之可冀乎昔漢宣帝除刺史守相必親見而考察之今命知州通判知縣雖未暇親見宜令中書以言而察其應對設以事而問其施為才與不才得以進退縣令則命流內銓倣此施行庶乎得良守宰助宣聖化真宗嘉納之宗道在選調久頗患銓格繁密而曲為銓吏之奸弊判吏部流內銓多釐革之凡科條關次悉揭示廡下人以為便七年居政府裁抑僥倖不肯以名器私

人時樞密使曹利用有所憑恃肆為驕横宗道屢折之於上前凡貴戚近習莫不斂迹予有功有立有開

盛文肅公度　曾鞏

盛度字公量余杭人端拱初登進士第數上疏論邊事奉使陜西叅質漢唐故地繪為西域圖以獻累擢知制誥翰林學士寇準罷相度以嘗交結周懷政貶和州團練副使天聖初䘏復翰林學士龍圖學士承旨兼侍讀學士景祐二年叅知政事四年知樞密院坐令開封府吏

馮士元强取其鄰所債官舍為知府鄭戩所發罷知楊州蔡州應天府以太子少傅致仕還京數日卒年七十四贈太子太保謚文肅子山甫中甫崇甫初度因奏事便殿真宗問其所上西域圖内出繪命工别繪度因言前巳圖漢所置酒泉張掖武威燉煌金城五郡以復究尋五郡之東南自秦築長城西起臨洮東至遼碣延袤萬里有郡有軍有守捉襟帶相屬烽火相望其形勢禦備亦至矣唐始置節度使後又以宰相兼領用非其人

有山河之險而未能固有甲兵之利而不能禦豈不惜
哉今復繪其山川道路區聚壁壘為河西隴右圖願備
聖覽上稱其博度嘗在開封獄失實謫監洪州稅上言
請復賢良方正科密詔撰策題馳驛以聞又請建四科
以取士且言經術之士若典刑備舉則政教流行請設
博通墳典達于教化科堯試臣以事不直以言語筆札
求人審官期于適用請設才識兼茂明于體用科令戒
警未除調邊守戍必資良帥以集事功請設軍謀宏遠

堪任將帥科獄市之繁民命所係若推按失實則枉情

傷生請設暁法律能按鞫科後亦取其才識兼茂明

於體用科與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兼行明道中詔度

與御史中丞王隨參定在京并外三十一州軍舊禁觧

鹽地分暁商旅入錢筭鹽度言通商有五利遂施行之

度好學家居唯圖書滿前每歸未嘗釋手真宗嘗命李

宗諤楊億王曾李維舒雅任隨石中立同編通典文苑

英華又嘗預注釋御集真宗祀汾陰仁宗在藩邸以度

掌起居箋表及留守章奏封千春郡王特詔令撰謝恩表所著有愚谷集中書制集銀臺集翰林制集極中集

天禧三年郊恩赦文許舍人給事中諫議母封郡太君而學士不預度官兵部郎中因請進封其母上特從其請自是學士官未至諫議者皆得封其母焉度多猜險僚友皆畏其傾不敢妄語言肌體豐大艱於拜起有拜之者俯伏不能興或至詬罵其褊戾如此

韓忠憲公億　　曾鞏

韓億字宗魏其先真定人後徙開封之雍丘少力學咸平五年登進士第王旦以女妻之久歷外官以旦在政府避親及旦薨乃稍進用仁宗即位累擢龍圖閣待制樞密直學士御史中丞景祐二年同知樞密院事四年改參知政事因諫官言不當以子壻為群牧判官寶元元年罷知應天府加資政殿學士徙成德軍澶亳州還尚書右丞以太子太傅致仕卒年七十三贈太子太保謚忠憲子綱綜絳縡維縝緯緬億性方重有守治家嚴肅雖

燕居未嘗見其惰容嘗奉詔監視向敏中諸子分財産方丁謂用事陰遣所親諭億欲買向氏長安華嚴川田億至向第而戒其諸子曰土田衣食之源不可鬻也遂忤謂意謂忌知定州曹瑋斥知萊州慮其或害三司更茶法歲課不登億承詔劾之由丞相而下當坐失當之罰其不撓如此益州故事歲首官出米六萬石或五六倍之以濟貧民億知州當歲儉乃數倍賑之又疏江派溉民田數千頃至今以為利初通判陳州河決屬邑億

集瀕河丁夫就伐薪芟親督築不賦於民而河患平知洋州有富民李甲喪兄而追嫁其嫂又誣從子為它姓而并其資產嫂訟之十餘歲吏受賂不得直億按舊牘獨未嘗證以乳醫億密致乳醫以驗決衆皆詘服在樞府元昊歲遣人至京師出入民閒無他禁億請為除館舍以優待遠人乃官為主其貿易實欲防之也詔從之又言天下承平之久武備不戒請二府各舉才任將帥者數人稍試用之喃厮囉與元昊相攻已而來獻捷朝

廷議寵厮囉以節制億曰二虜皆藩臣令不能諭令解
仇又因捷而賞之豈綏御四夷之道當如是耶固執不
可遂罷又言武臣宜知兵書而法在所禁請纂其要畧
以頒焉於是上自集神武秘畧以賜邊臣其書遂徧天
下

宋宣憲公綬　曾鞏

宋綬字公垂趙州人幼聰警額有異相其外祖楊徽之
器愛之徽之無子盡付以家所藏書以徽之遺恩授太

常寺太祝年方十五召試中書真宗竒其文特遷大理評事聽於秘閣讀書同校勘天下圖經久之復召試學士院除集賢校理與文臯同在館閣每賜書必得二本世以為榮累擢知制誥仁宗即位擢直學士院天聖三年為翰林學士明年兼侍讀改龍圖學士出知應天府召還欲大用為宰相張士遜所抑復翰林學士兼侍讀龍圖閣學士加端明殿學士端明殿後唐初置學士馮道趙鳳首當其任太平興國中改為文明殿學士至是

又置端明殿學士以寵綬綬辭免龍圖及士遜罷相明道二年綬遂叅知政事景祐四年罷為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留侍經筵明年加大學士知河南府康定元年知樞密院改叅知政事薨于位年五十贈司徒兼侍中謚宣憲子敏求敏修大中祥符初封禪覃慶上先賜綬同進士出身翌日遂由大理評事遷本寺丞後苑賞花群臣皆賦詩命綬與晏殊同為之序祀汾陰綬與錢易陳越劉筠所過採集地志風物故實每舍上之以備詢覽

仁宗即位章獻太后命綬擇前文字可以贊孝養補政治者以上遂録唐謝偃惟皇戒德賦孝經論語節要唐太宗所撰帝範二卷開元臣僚所獻聖典三卷君臣正理論三卷上之太后稱制既久上未嘗獨對群臣綬言唐開元中睿宗為太上皇五日一受朝處分軍國重務及三品以上除授決重刑明皇日聽朝除授三品以下決徒刑請令中書樞密院約先天制度非軍國大事及大除拜皆前殿取旨臣僚亦只前殿對由是忤太后意

而有應天之命太后崩詔緩定章獻明肅章懿三太后
祔廟禮緩舉春秋考仲子之宮唐儀坤故事請別立章
懿太后廟建名奉慈以安神主上從其議緩又言帝王
之御臣下在乎揔握威柄賞罰二者必自天子出一紀
以來政出簾箔之間今陛下方躬親萬務聽斷有祖宗
英風天下延頸跂踵渴見聖政若非懲奸革弊無以新
四方耳目而刑政號令未見勝于垂簾之日豈非三
事大臣未能盡輔佐之道耶頃者除授恩澤多所

希望而因緣邪倖者遂取升擢議者皆以謂恩出太后
而不由陛下自親政以來恩賞雖行議者又云悉出大
臣蓋大臣公為朋黨罔冒天聰朋黨相結其害實甚或
窺測上旨密令陳奏或附會己意以進退人大臣恃恩
以招權小人趍利以售進此風寖長有蠹邦政太宗嘗
云國家若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
惟姦邪無狀若為內患深可懼也真宗亦云唐朝朋黨
尤盛漸不可制以至帝室衰弱願陛下思祖宗之訓念

王業艱難整頓紀綱正在今日上大感悟章惠太后營
王中正舊第為道觀諫官御史皆言近詔罷修寺觀而
復有此興造是詔令數更也上曰此太后自出奩中物
爾言者豈非邀名乎綬因曰是豈知太后所為但見忽
興土木違近詔爾疑似之事人猶奏論設少失周防雖
臺諫官不言四方亦自傳布為聖政之累太祖嘗謂
太宗受人諫疏直抵其非曾不為耻豈若自不為之而
使人無言望陛下深鑒皇祖之言常防外廷之議已出

詔令且要遵守無令喋喋之人自取名譽也綬又言自古守成之君必兢兢抑畏不忘顧省人心逸于久安患害生於所忽故立防于無事之際消患于未萌之前若事至而後應不亦殆歟此固聖心所詳究臣猶願飭勵群司交修厥職勿以治平自怠勿以纖微不慎則可以保至尊而享洪業矣臣又切惟御下之道有三臨事尚乎守當幾貴乎斷兆謀先乎密守則不可移斷則不可惑密則不可干是三者治亂安危之所係願陛下欽之

念之至若朝務清夷深居閒燕亦願陛下愛養聖躬節宣所欲夫四時聲味所以調適六氣乃克和平自然擁百靈之休享無疆之福豈不美哉初尚美人出宫上召綬面草詔云當求德門以稱坤儀既而聞左右以荼商陳氏女入宫綬因間見曰陛下乃欲以甲賤者正位中宫不亦與前日詔語戾乎及樞密使王曾入對上首詢之曾深以為不可上曰宋綬亦如此言時宰相吕夷簡屢論列上前卒罷之修郊祀綬嘗攝太僕御陪玉輅顧

問儀物典故召對辯洽因撰鹵簿圖以進綬資性孝謹清介寡言經史百家莫不通貫朝廷有大議論皆所裁定於前世文章必深考其得失而時之作者無所臧否集外祖楊徽之詩刻石嘉州明月湖上家藏書萬卷皆手自校正楊億嘗稱其文淳麗尤善賦詠自以為不及也綬之筆札精妙上嘗取所書千字文及其家之墨迹藏禁中所著有七集始綬疾不視家毋問之必曰少瘳矣又通賓客候問若且安以紓母憂然後事俱已詳處

雖家人不知也

劉丞相沆 思賢之碑闕

曾鞏

劉沆字冲之吉州永新人父素不仕以財雄鄉里曾祖景洪事楊行密為江西牙將有彭玗者據州稱太守脅景洪附湖南景洪偽許之復以州歸行密遂不仕嘗謂人曰我不從彭玗當活萬餘人後必有隆者因所居山曰后隆山山有唐牛僧孺讀書堂故墓即其上築臺曰聰明臺沆毋夢牛相公來而生沆天聖八年登進士第

累擢知制誥龍圖閣學士皇祐三年參知政事至和元年拜相嘉祐元年罷知南京徙知陳州卒年六十六仁宗作挽詩賜其家又篆其碑額曰思賢之碑沆倜儻任氣所至有治聲決訟多中理時論比之張詠知衡州有大姓尹氏為偽券以欺鄰人之孤訟久不得直沆至其孤纔二十詰尹氏曰若券曾取證他鄰否其人當有存者尹氏辭絀服刑而歸其田知潭州州有草冠黃捉鬼鄧和尚誘溪洞夷人以擾湖湘北軍至多

病死沆募土兵使保地分賊稍困乃令提點刑獄楊畋等八路入討斬首萬餘級遂頓兵開一路榜曰賊由此路出降敢殺者與擅殺同於是降者三四萬人賊平召還而餘黨復叛殺裨將降知鄂州其後權知開封府有張彥方受富民金偽為張貴妃母越國太夫人奏補助教敕沆抵彥方死不問越國及參知政事包拯論沆緣貴妃進後追冊貴妃為后而沆為園陵使既葬賜妃閤金器百兩辭不受在相位疾言者屢加裁抑又舉行

御史遷次之格滿二歲者與知州范師道趙抃歲滿求郡獨引勅出之中丞張昪等言沆挾私出御史沆乃言臺官將有不測之謀論辨不已遂罷知南京子瑾琢琯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下卷八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下卷九　宋杜大珪編

范蜀公鎮傳　司馬光

范景仁名鎮益州華陽人少舉進士善文賦場屋師之為人和易修飭故參知政事薛簡肅公端明殿學士宋景文公皆器重之補國子監生及貢院奏名皆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為奏名之首者必抗聲自陳以祈恩雖考校在下天子必擢寘上列以吳春卿歐陽永

叔之耿介猶不免從衆景仁獨不然左右與並立者屢趣之使自陳景仁不應至七十九人始唱名及之景仁出拜退就列訖無一言衆皆服其安恬自是人始以自陳為恥舊風遂絶釋褐新安主簿到官數旬時宋宣獻公留守西京不欲使與下吏共勞辱召置國子監使教諸生秩滿又薦於朝為東監直講未幾宋景文公奏同修唐書又用叅知政事王公薦召試學士院詩用彩霓字學士以沈約郊居賦雌霓連蜷讀霓為入聲以景仁

為失韻由是除館閣校勘殊不知約賦但取聲律便美
非霓不可讀為平聲也皆為景仁憤鬱而景仁處之晏
然不自辯為校勘四年應遷校理丞相龐公薦景仁有
美才不汲汲於進取特除直秘閣未幾以起居舍人知
諫院仁宗性寬仁言事者競為激訐以采名或緣愛憎
汚人以帷箔不可明之事景仁獨引大體自非關朝廷
安危繫生民利病皆闊畧不言陳恭公為相嬖妾張氏
笞殺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不能得乃誣之云私其女

景仁上言朝廷設臺諫官使之除讒慝非使之為讒慝也審如御史所言則執中可斬如其不然御史亦可斬御史怒共劾景仁以為阿附宰相景仁不顧力為辨其不然深救當時之弊識者韙之仁宗即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暴得疾旬日而人不知中外小大之臣無不寒心而畏避嫌疑相倚伏莫敢發言景仁獨奮曰天下事尚有大于此者乎捨此不言顧惟抉擿細微以塞職是真負國吾不忍也即上言太祖捨其子而立太

宗周王既甍真宗取宗室子養之宫中陛下宜為宗廟社稷計早擇宗室賢者優其禮数試之以政與圖天下之事以系天下之心章累上寢不報景仁因闔門家居自求誅譴執政或諭以奈何効干名希進之人景仁上執政書言繼嗣不定將有急兵鎮義當死朝廷之刑不可死亂兵之下此乃鎮擇死之時尚安暇顧干名希進之嫌而不為去就之决哉又奏稱臣竊原大臣之意恐行之而事有中變故畏避而為容身之計也萬一兵起

大臣家族首領顧不可保其為身計亦已踈矣就使事有中變而死陛下之職與其死于亂兵不由愈乎乞陛下以臣此章示大臣使其自擇死所聞者為之股栗尋除兼侍御史知雜事景仁固辭不受乞解言職就散地執政復諭以上之不豫諸大臣亦嘗建此策令姦言已入為之甚難景仁復上執政書云但當論事之是非不當問其難易況事早則濟緩則不及此聖賢所以貴機會也諸公謂今日難於前日安知他日不難于今日乎

謂今日姦言已入不可弭它日可弭乎凡見上面陳者
三奏章者十有九朝廷不能奪乃罷諫職改集賢殿修
撰頃之拜知制誥遷翰林學士英宗即位中書奏請追
尊濮安懿王事下兩制議以為宜稱皇伯高官大國極
其尊榮大近執政意更下尚書省集百官議之意朝士
必有迎合者既而臺諫爭上言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
顧私親今陛下既為仁宗後若復追尊濮王是二統也
殆非所以報仁宗之盛德衆論喁沸執政欲緩其事乃

下詔罷百官集議曰當令禮官檢詳典禮以聞景仁時判太常寺即具列為人後之禮及漢魏以來論議得失悉奏之與兩制臺諫官合執政怒召景仁詰責之曰詔書云當令檢詳柰何遽列上耶景仁曰有司得詔書不敢稽留即以聞乃其職也柰何更以為罪乎會宰相遷官景仁當草制坐失於考按不合故事改侍讀學士出知陳州今上即位復召還翰林王介甫參知政事置三司條例司更變祖宗法令專以聚斂為務斥逐忠直引

進姦佞景仁上䟽極言其不可朝廷不報景仁時年六十三因上言即不用臣言臣無顏復居位食禄願聽臣致仕章累上語益切直介甫大怒自草制書極口醜詆使以本官戶部侍郎致仕凡所應得恩例悉不之與於是當時在位者皆自愧景仁名益重於天下介甫雖詆之深人更以為榮焉景仁既退居有園池在京師專以讀書賦詩自娛客至無貴賤皆野服見之不復報謝故人或為具召之雖權貴不拒也不召則不往見之或時

乘輿出遊則無遠近皆往嘗乘藍輿歸蜀與親舊樂飲賑施其貧者周覽江山窮其勝賞朞年然後返年益老而視聽聰明支體尤堅强嗚呼歸使景仁枉道希世以得富貴蒙屈辱任憂患豈有今日之樂耶然則景仁所失甚少所得殊多矣詩云愷悌君子神所勞矣又曰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景仁有焉客有問今日之勇於迂叟者叟曰有范景仁者其為勇人莫之敵客曰景仁長僅五尺循循如不勝衣奚其勇叟曰何哉而所謂勇者而

以瞋目裂眥髮上指冠力曳九牛氣陵三軍者為勇乎是特匹夫之勇耳勇於外者也若景仁勇于内者也自唐宣宗以來不欲聞人言立嗣萬一有言之者輒切齒疾之與背叛無異而景仁獨唱言之十餘章不已視身與宗族如鴻毛後人見景仁無恙而繼為之者則有矣然景仁首冒不測之淵無勇者能之乎人之情孰不畏天子與執政親愛之至隆者孰若父子執政欲尊天子之父而景仁引古義以爭之無勇者能之乎祿與位皆

人所貪或老且病前無可冀猶戀戀不忍捨去况景仁身已通顯有聲望視公相無跬步之遠以言不行年六十三即拂衣歸終身不復起無勇者能之乎凡人有所不能而人或能之無不服焉如吕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决皆余所不及也余心誠服之故作范景仁傳

傳跋　　劉安世

熙寧中王介甫初拜叅知政事神考方勵精求治一日紫宸殿早朝二府奏事頗久日刻既晏例隔登對官於

後殿須上更衣復坐以次賛引時呂獻可任御史中丞將待對于崇政而司馬温公為翰林學士侍講邇英亦將趨資善堂以俟宣召相遇于朝路並行而北温公密問曰請對欲言何事獻可舉袖曰袖中彈文乃新叅也温公愕然曰以介甫之文學行義命下之日衆皆喜於得人柰何論之獻可正色曰君實亦為此言耶安石雖有時名上意所向然好執偏見不通物情信姦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于用則疎若在侍從猶或可容置

諸宰輔天下必受其弊矣溫公又論之曰與公為心友苟有所懷不敢不盡今日之論未見其不善之迹似傷忽遽或別有章疏願先進呈姑留是事更加籌慮可乎獻可曰上新即位富于春秋所與朝夕謀議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心腹之疾治之唯恐不及顧可緩耶語未竟閤門吏抗聲追班乃趨而去溫公自經筵默坐玉堂終日思之不得其說而縉紳間有傳其跡者往往偶語切議疑其太過未幾聞中書置三

司條例司相與講議於局中以經綸天下為己任始變
祖宗法專務聚歛造出條目頒扵四方妄引周官教其
誅剝之實輔弼近臣異議不能回臺諫從官力爭不可
奪州縣監司奉行微忤其意則譴黜隨之扵是昔之懐
疑者始愧仰歎服以為不可及獻可終縁玆事出知鄧
州嗚呼行僞而堅言僞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唯孔
子乃能識之雖子貢之賢有所不知也方介甫自小官
以至禁從其學行聲名暴著扵天下士大夫識與不識

咸想聞其風采且曰朝廷不用則已用之則必能推其學以致太平及叅大政中外相賀而獻可獨以為不然衆莫不怪之已而考其事業卒如所料非明智不惑出於視聽之表何以及此易曰知幾其神乎又曰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也獻可有馬温公既辭樞密之命退居洛陽每論當世人物必曰吕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余所不及心誠服之故作范景仁傳蓋景仁之勇決得温公之傳後明獻可之先見亦成于公手然止載

其平生大節而自相論難之語不欲相著故獻可之先見天下莫不有知者予嘗從學於温公親聞其説觀賢者之正論遠識遂將淪没無傳於世乃書蜀公之傳後以詔樂善之君子云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下卷九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下卷十　　宋杜大珪編

呂正獻公公著傳　　實録

元祐四年二月甲辰司空同平章軍國重事呂公著薨公著字晦叔世本河東人自從祖蒙正相太宗因家於開封父夷簡相仁宗謚曰文靖公著幼不好弄嗜學忘寢食夷簡尤器之曰它日必至公輔仕為奉禮郎登慶歷二年進士第累遷殿中丞詔試館職不就皇祐初就

判吏部南曹仁宗諭曰知卿有恬退之節賜五品服嘉祐中同判太常寺兼禮儀事數言濮安懿王在殯請燕北使無用樂輟上元遊幸廢温成廟為祠殿多見聽用擢天章閣待制召試知制誥三辭不就除天章閣待制兼侍講賜三品服壽星觀建真宗神御殿公著言都城中真宗有三御殿而營建不已非祀無豐昵之義治平元年為諫議大夫時修慶寧宮建本命殿公著言畿内京東西淮南飢修宮非急務宜罷以息民王疇為樞密

副使知制誥錢公輔坐封還詞頭貶公著極論公輔舉職不宜黜九月五日開邇英閣至重陽節當罷公著言陛下始初清明而親經術講治道願不惜頃刻之間以御經筵從之二年同判流內銓除龍圖閣直學士郊祀攝太僕參上問今之郊與古之郊何如對曰古之郊也貴誠而尚質今之郊也盛儀衛而已因言仁宗親祀去黃茵不入小次上皆循用之詔廷臣議追崇濮安懿王或欲稱皇伯考公著曰真宗以太祖為皇伯考非可加

於濮王也及詔下稱親公著言於仁宗有兩考之嫌又班濮王諱公著曰此群臣於上前不當耳不宜與祖宗七廟諱同御史呂誨傅堯俞范純仁呂大防趙瞻坐論濮王事貶公著曰陛下臨御以來納諫之風未形於天下而誨等以言事去非所以風示天下爭之不可因累章乞補外上曰學士朕所重豈得輕去朝廷復懇請家居者百餘日上遣内侍楊安道敦請且戒云呂公著勁直宜徐勸諭之語無太迫也起就職數日復請去出知

蔡州神宗即位召為翰林學士兼侍讀頃之兼寶文閣學士知通進銀臺司時御史中丞司馬光罷學士公著封還制書言光以言舉職而賜罷則有言責者不得盡其言矣陛下雖有欲治之心而安危利害何從而知於是內出光誥付閤門又言誥不由封駁而出則是職因臣而廢乞正臣之罪以正紀綱上手批其奏俟邇英當諭朕意後數日講退獨留之語曰朕欲光勸講左右非為其言事也公著請不已會奉使契丹使還解銀臺司

熙寧元年修英宗實録轉禮部侍郎知開封府自夏秋淫雨地震公著言自昔人君遇灾異者或恐懼以致福或簡誣以致禍上以至誠待下則下思盡誠以應之上下能相與以誠而變異不消者未之有也夫衆人之言不一而至當之論難見君人者去偏聽獨任之弊而不私先入之言則不為邪説所亂顏淵問為邦孔子以遠佞人為戒蓋佞人惟恐不合于君則其勢易親正人惟恐不合於義則其勢易踈惟先格王正厥事蓋未有正

事而世不治者惟陛下勉行之而勉修之數月請罷復還翰林兼侍讀學士禮官議欲用唐故事五月朔請御大慶殿受朝因上尊號公著言五月會朝始於唐德宗取術數厭勝之憲宗以下罷之況尊號非古典不係人主重輕於是罷議尊號不受近臣有請吏非領郡者兼任監司公著曰人才類伏下流而資格愈峻則簡拔愈難審其才可用宜不次用之試而無效則已之及請增館閣之選以長育人才文武官致仕非素有罪戾者宜

給俸以示始終多用其言二月拜御史中丞時凡公弼方為樞密使特聽不避固辭亦不許王安石秉政始置三司條例司行青苗助斂法公著極論其不可曰自昔有為之君未有失人心而能圖治者亦有未脅之以威勝之以辨而能得人心者今在位之賢者率以此舉為非而議者一切以流俗浮論詆黜之豈有昔者賢而今皆不肖乎會韓琦論青苗不便罷河北安撫使公著坐嘗面奏若韓琦因人心不忍如趙鞅舉晉陽之甲除君

側之惡陛下何以待之罷為翰林學士知潁州宋敏求草公著詞云數陳失實援據非宜上令陳升之易乃曰厚誣藩鎮興除惡之名深駭予聞乖事理之實其後公著為相提舉修實録嘗辨其不然云五年復寶文閣學士召還經筵辭疾提舉嵩山崇福宫八年彗星見詔求直言公著疏曰陛下臨朝願治日已久左右前後莫敢正言使陛下有欲治之心而無致治之實者此任事之臣負陛下也夫士之邪正賢不肖蓋素定也今則不然

前日舉之以為天下之至賢後日逐之以為天下之至不肖其于人才既反覆而不常則于政事亦乖戾而不當矣古之為政初不信于民者有之矣鄭之子産是也一年而鄭人怨之三年而歌之陛下垂拱仰成七年于兹矣輿人之誦亦未異於七年之前也陛下獨不察乎

十年起知河陽召還提舉中太一宫元豐元年除翰林學士承旨懇辭改端明殿學士知審官西院一日邇英進讀罷上與之極論治道遂及釋老虛寂之旨公著曰

堯舜知此道乎上曰堯舜豈不知公著曰堯舜雖知此然常以知人安民為難此所以為堯舜也上又言唐太宗能以權智御臣下公著曰太宗所以成帝業者以其屈已從諫耳上善其言頃之拜同知樞密院事時有請復肉刑者詔執政議公著曰後世禮教疏而刑獄繁肉辟不可復將有踊貴屨賤之譏或欲取天府死囚試剕刖之公著曰不可刖而不死則此法遂行矣議遂寢三年官制行改正議大夫充樞密副使四年復同知樞密

院乞補外上賜手札曰顧在廷之臣可託中外腹心之寄均皇家休戚之重無逾卿者可亟起視事初夏人幽其主秉常上將大舉兵討之公著曰問師之罪當得人為帥未得人不如勿舉及兵興河東陜西民力大困大臣不敢言公著數為上言其狀五年辭樞密遷以資政殿學士光祿大夫知定州是年九月永樂城陷奏至上特開天章閣對輔臣曰邊民疾弊如此獨吕公著為朕言之它人未嘗及也在定州坐違制使禁卒護送囚徒

降秩徙知楊州久之 除資政殿大學士復降官神宗將建儲諭執政曰來年皇子出就學當以呂公著為師傅哲宗即位加銀青光祿大夫召兼侍讀提舉中太一宫未至太皇太后遣使迎問其所欲言公著奏曰先帝即位之初臣與學士命草詔以寛民力為先既而柬政者建議變舊法以侵民為意言不便者一切以沮壊新法斥去之故日久而弊愈深法行而民愈困陛下既深燭其弊誠得中正之士使講求天下利害上下協力而為

之宜不難矣至則建言曰人君即位之始宜講求修德為治之要以正其始乃條上十事曰畏天曰愛民曰修身曰講學曰任賢曰納諫曰薄斂曰省刑曰去奢曰無逸又言先帝定官制設諫負之目甚備宜選忠鯁敢言士徧置諸左右使職諫諍從之拜尚書左丞官制行三省並建而中書獨為取旨之地門下尚書奉行而已公著言三省官均輔臣也正如同舟共興以濟江陸當一心並力以修政事諸事干三省者自今執政同進呈取

旨而各行之遂定為令遷門下侍郎拜尚書右僕射兼
中書侍郎提舉修神宗實録先是執政五日或三日一
聚都堂事多長官專决同列不預可否至公著秉政始
日聚都堂遂為故事司馬光薨公著獨揔揆務所除吏
皆一時之選而端良質厚之士居多焉時科舉專用王
安石經義士無自得之學而朝廷文辭之官漸難其選
神宗以答高麗書不稱旨嘗以為言議者欲以詩賦代
經義公著請于經義科中益以詩賦而先經義以盡多

士之能又戒有司無以老莊書出題而學者不得以申韓釋氏書為説參用古今諸儒之學無專用王氏又復賢良方正科以致異能之士邊糴舊法儲三年而不足公著請增為五年大出糴本錢以助之邊用益給吐蕃大酋領鬼章清宜結者董氊之别將也性凶悍為洮河之患者二十年間朝廷罷兵減隴右戍又知夏人之怨失蘭州也遂合從寇邊公著建議遣軍器監丞游師雄諭旨諸將以便宜出師不逾月熙河將种誼生擒鬼章

致闕下夏人因遣使修朝貢之職元祐三年懇辭位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自宋興大臣以三公平章軍國者四人二人公著父子也士豔其榮詔建第於東府之南啓北扉以便執政會議三省樞密院條例所當關者目曰軍馬事馬一月三至經筵間日一入朝非朝日不至都堂其出也不以時蓋異禮也四年以寢疾告不能朝薨年七十二輟視朝三日乘輿臨奠成服苑中敕有司治葬贈太師申國公謚正獻公著識慮深敏量閎而學

粹篤便于國不以私利害動其心與人誠不事表襮其好士樂善出於天性士大夫有以人物為意者必問其所聞相參覈以待上求神宗嘗謂執政曰呂公著之於人材其言不欺如權衡之稱物上前議政事盡誠去飾博取衆人之善以為善至其所當守毅然不可回奪之初入館與王安石善後安石秉政公著為中丞安石冀其助已已而公著論其過不為少屈也紹聖元年用諫官翟思張商英周秩章疏削公著謚毀所賜神道碑四

年二月追貶建武軍節度副使又貶昌化軍司户叅軍盡奪遺表等恩數元符三年徽宗皇子生詔公著可復太子太保於是盡給還遺表等恩數追取貶昌化軍司户叅軍告毀抹議者謂節副告亦當毀而用事者不以為然故止追告崇寧元年五月有司言復官太傅詔降授左光禄大夫自是蔡京擅朝指公著為姦黨首惡始置元祐黨籍三年六月刻石文徳殿及尚書省又頒其書天下立石於監司郡守廳事其後徽宗因災異感悟

毀石刻盡除黨禁有詔復公著銀青光祿大夫今上紹

興元年追復贈太師申國公謚正獻子希哲希績希純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下卷十